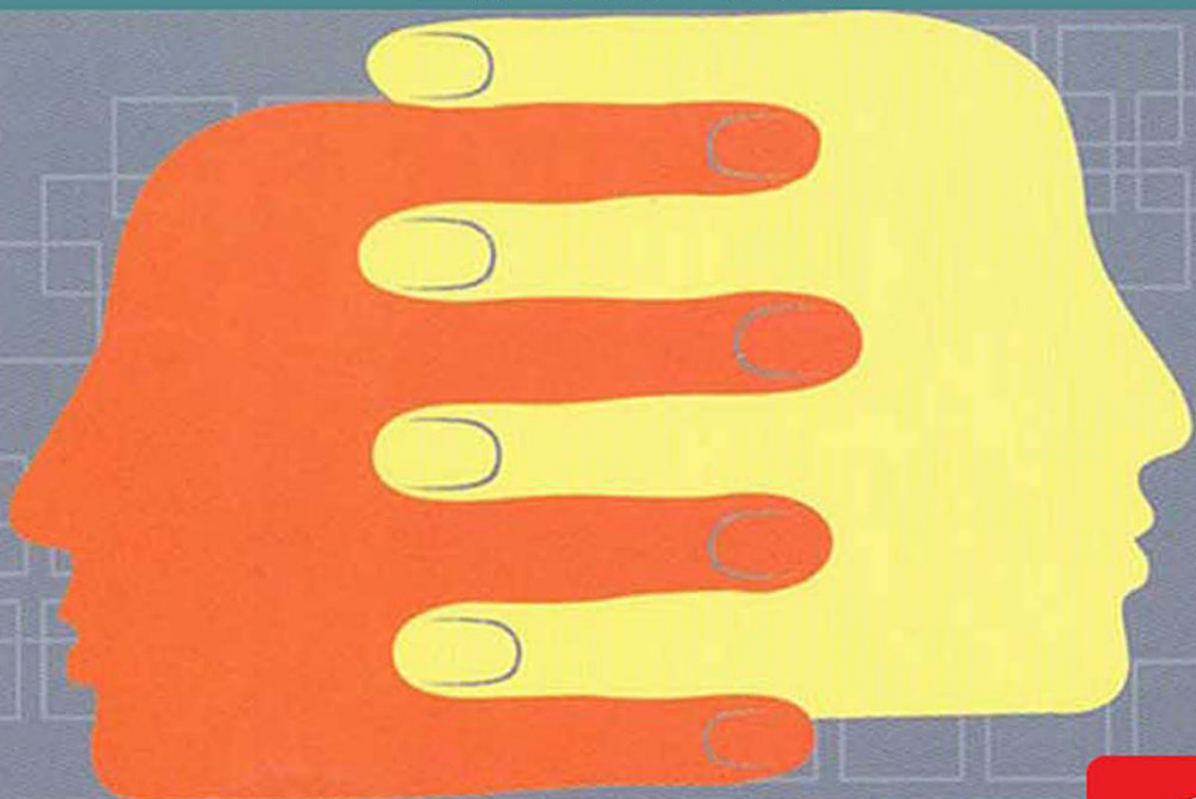


陇中京帮炮制论

主编 马新换 郭晓颖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序

华夏膏壤——陇中，处黄土高原之腹地，乃周秦之福地、中医中药之摇篮。陇中自古胡、汉杂居，地域文化特色十分鲜明，是一个集历史、人文、地理、语言和民俗等相互融合的文化综合体。著称于世的黄河流域华夏远古文明的象征——大地湾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遗址，皆源于陇中文化板块。相传，华夏人文始祖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在地处陇中天水三阳川的卦台山始创太极八卦，而由太极所衍生的两仪“阴阳”学说，则是中华岐黄医药学的理论精髓之源。

此外，陇中气候与地理复杂，所形成的生物多样性环境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品种，其中之“国老、铨黄，享誉四海；玳归、甘芪、纹党，行销五洲。”由此可知，陇中可谓是“文明肇端，河岳根基；羲皇故里，药材之乡（元田？）！”

由于陇中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与自然条件，故而孕育出了诸多杏林翘楚及鸿学流派，陇中“庆仁堂”京帮中药学术流派，就是其中佼佼者之一。其薪火四代，脉络清晰，传承有序，崇《雷公炮炙》先贤之大法，弘“同仁堂”本草修治之理念，工于制度飞炼，精于炙炒蒸煨。尤其值得欣慰的是继承者不负众望，将独树一帜的京帮中药炮制技艺总结成为一部《陇中京帮炮制论》。本人的学友马新换，数十年深研炮制之学，完成力作，此作论述提纲挈领，内容条分缕析，集特色性、实用性、创新性和可读性于一册，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药理学理论，对中药炮制的机理、操作工艺的改良、炮制“火候”的掌控以及“制药贵在适中”标准的把握等，均做了较为翔实的阐述和发挥。此作虽非鸿篇巨制，然仍不失为一部陇中京帮中药学



陇中京帮炮制论

术流派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佳作。鉴于此,故欣然为序,以自己绵薄之力向各位同仁推荐这一本好书,共享共品中药的博大精深!

张继 主任药师
中国药品鉴定研究院中药标本馆馆长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学院特邀教授



编著者序

岐黄,至道焉,非浅学所能窥其涯!故“医之为艺,尤非易言,神农始之,黄帝昌之,周公使冢宰领之,其道通于神圣”。中医、中药源流归一,互根贯穿,医无药则艺无所为,药无医则功无所用。虽师仲景之术,然药非精良则沉痾难起;纵行雷公之法,而道非精湛则膏肓难医。尔后,决生死称和缓,辨伤寒唯张机,谳炮制乃雷敫,析本草数东壁,晓制方推京帮,亦仅仅晨星耳!

由于历史的原因与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医界学术风气浮躁、权衡失约,不思求精旨而急功近利者亦不鲜矣!若将至精至微之道以至疏至浅之识而论之,则必致国粹中衰而有愧于先贤与后世!但值得额手称庆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卫生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出台了“全国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计划,继之又推出了中医药名家传承工作室、中医药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等诸多鸿举岐黄之项目,而使祖国中医药学事业迎来了一个百花吐艳的春天。

陇中京帮中医药流派,其学验积淀丰厚,理论致远钩深,学术自成体系,技艺特色鲜明,流派独树一帜,历经四代,脉络清晰,传承有序,可谓陇中岐黄之瑰宝,青囊文化之精粹。因有词赞曰:“陇药文化渊源长,首推京帮技艺强;炙炒蒸煨法度正,如法炮制药效宏。”因之,作者本着原创性、特色性、实用性、学术性、传承性和指导性的撰著理念,岁历两载,稿凡三易,浓缩为一部《陇中京帮炮制论》,以期发挥义理,探幽启微,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著作体例分绪论、各论两部分,纵论陇中京帮炮制心法,汇中药炮制源流、通法、实例暨古今学说与一炉,通篇贯穿京帮流派中药修治之术,且



陇中京帮炮制论

不乏陕、晋以及建昌诸家之法。

青史千载,曾见杏林有道;沃土万里,方知芳草无涯!今奋编摩之志,僭编纂之权著述《陇中京帮炮制论》,付之于梓以示世人,供借鉴品评。之作或许仅为医绪、拾遗补阙而已,然有道是:沧海不择细流,能容乃大;泰山不让寸土,垒积则高。中华医药学正是由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精心耕耘,不断进取,充实完善,汇集凝聚而成的民族瑰宝!然惜因著述者才非卓犖,学未精深,故疏漏在所难免,诚望披阅者斤正之!

编者

2018年3月26日



陇 药 赋

岐黄医药,博大精深;橘杏文化,旨趣钩深;橘井泉香,道馨千载;杏林春暖,恩泽古今。无欲无求,普救含灵;《大医精诚》,道德准绳;《神农本草》,国药坟典;《和剂局方》,成药权衡。

岐和彭缓,腾绝轨于前;李华张昊,震英声于后;铅翰昭彰,定群言之得失;丹青绮焕,备庶物之形容;穷青囊之绝技,尽医方之妙极;生灵无夭枉之期,夷夏有延龄之望;至道流行,徽音累属;功侔造化,恩迈财成;斯大道传万祀而无昧,渠功德悬百王而不朽!

黄河母亲,华夏摇篮;祁连长城,民族脊梁;广袤陇原,中华膏壤;山川竞秀,大地溢彩;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羲皇故里,药材之乡;国老、铨黄,享誉四海;归、芪、纹党,行销五洲;伏羲文化,寰宇景仰;医圣岐伯,岿立东方!《黄帝内经》、《武威医简》,首辟岐黄门庭;莫高经卷、皇甫针经,始启国粹洪荒;折肱仁术,丰绩可碑;艺臻神妙,举世无双!

中华医药,发端洪荒;陇中药学,本乎岐黄;薪传四代,盛誉陇上;翘楚辈出,药兴业旺。拓业先贤,励精图治;鞠躬尽瘁,建功立业;虔心含灵,大药精诚。中坚砥柱,厚德载物;发挥义理,思求经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盛华又生,德艺双馨;冰生于水,青出于蓝;踵事增华,析微阐奥;承袭绝轨,恢宏岐黄。国药精英,灿若繁星;陇中药学,华叶递荣!

乙未之岁,金猴献瑞;居三原交会之白银,处丝路贯境之铜城;陇中药业,拔地耸立;厅堂轩苑,景观辉映;制剂中心,气势恢宏!决策者,高瞻远瞩,政策扶持;掌舵者,殚精竭虑,缜密谋划;拓荒者,尽股肱之力,勋绩彪炳!



陇中京帮炮制论

陇中制剂,特色独具:佳品琳琅,药材道地;立方符规,遣药合矩;制备称权,工艺守衡;丸散力专效宏,膏丹大济蒸人。

日月如梭,岁月如歌;乾坤形胜,药杰纷呈;钟灵毓秀,俊采星驰;星月交辉,三代竞雄;彰往察来,绝轨薪承。泽被日月光华兮,巨擘生辉;汲取陇原灵气兮,群英荟萃;秉承岐黄圭臬兮,开拓进取;谱写陇药华章兮,再接再厉!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愿陇中药学之流派,抗志以希古人,虚心而师百氏;踵事增医华,析微阐药奥;赋岐黄之髓,扬神农之魂!笃守“大医精诚”之垂训,崇德尚业,普济含灵;救死扶伤,乐道遗荣;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潜沉药海,启微探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陈 成 马新换
时丁酉己酉于陇上金城医苑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中药炮制起源	003
第二章 中药炮制的历史沿革	007
第三章 甘肃省中药资源概况	014
第四章 中药加工炮制概论	018
第一节 中药加工炮制的目的	018
第二节 中药加工炮制十七法及术语	020
第三节 中药炮制与药物性能的相关性	030
第四节 炮制对中药理化性质的影响	032
第五节 中药炮制机理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037
第六节 中药毒副作用机理探析	041
第七节 毒性中药炮制机理探析	045
第八节 影响炭药质量及其止血作用的相关因素	049
第五章 中药净选与切制	053
第一节 净选	053
第二节 切制	056
第六章 中药炮制常用辅料	064
第一节 液体辅料	064
第二节 固体辅料	066
第七章 中药炮制分类及方法	068
第一节 炒制法	068



陇中京帮炮制论

第二节 炙制法	073
第三节 蒸制法	083
第四节 煨制法	087
第五节 煮制法	091
第六节 煨制法	091
第七节 烫制法	092
第八节 水飞法	093
第九节 制霜法	094
第十节 制曲法	095
第十一节 其他制法	098

各 论

第一章 根及根茎类药材	103
大黄	103
天南星	108
半夏	114
川乌	122
附子	127
何首乌(首乌)	130
草乌	136
香附	140
黄连	147
远志	151
党参	155
丹参	160
柴胡	163
石斛	167
木香	170



甘遂	174
黄芩	177
元胡	184
甘草	187
白芍	190
苍术	195
地榆	200
泽泻	203
山药	206
第二章 茎叶全草及皮类药材	210
枇杷叶	210
淫羊藿	213
荷叶	218
艾叶	221
灯芯草	226
牡丹皮	228
杜仲	233
厚朴	237
黄柏	241
第三章 花及果实种子类药材	247
槐花	247
金银花	250
菊花	254
蒲黄	257
酸枣仁	263
马钱子(番木鳖)	267
青皮	272
巴豆	276
栀子	279



陇中京帮炮制论

槟榔	284
麦芽	288
枳实	291
薏苡仁	295
白扁豆	298
第四章 动物矿物及其他类药材	301
血余炭	301
龟板	303
蟾酥	306
紫河车	314
鹿角霜	317
鹿茸	320
鸡内金	326
石膏	329
代赭石	332
磁石	334
芒硝	336
炉甘石	339
乳香	341
藤黄	343
六神曲	345
建神曲	349
百药煎	351
游学报告	354



绪 论





第一章 中药炮制的起源

中药“炮制”亦称“炮炙”，系在中医药学理论上，根据医疗、调制、制剂、贮藏等不同的需求和中药材本身的属性，将原生药材制备成为可供处方调剂的饮片而采用的传统制药技术；对中药炮制工艺、条件和机理等进行系统性阐释的学说则称之为“中药炮制学”。

100 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华夏这片大地上生活和劳作着。人们在寻找食物充饥的过程中，尝试着各种草、叶、根及果实等，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践，从而逐渐认识到了某些动、植物对人体有益，某些动、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动、植物还能治疗某些病痛，于是进而形成了最初级的原始药理学。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尝百草……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生动地描述了古代劳动人民发现药物和对药物毒性的认识过程。在使用药物治疗疾病时，为了去除其毒性和便于服食，就必然相应地产生了洗涤、打碎、劈为小块等最简单的加工方法，从而逐步积累了原始的药物炮制知识。当人类发现了火以后，不仅能使生食变为熟食，同时亦为药物的加工炮制创造了条件。“炮炙”，仅从字面含义上解析两字形符皆为“火”，即炮制离不开火。但是，现代的炮制方法中有很多是不用火的，真正需要直接用火进行“炮”或“炙”的操作所占比例并不多。所以，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这些操作方法称为“修治”。这是因为“炮炙”二字仅表示了用火加热，它只能反映科学不发达的远古时代的制药技术，然不能概括现代迅速发展和改进了的中药制备技术。此外，汉代的《金匱玉函经》中就有“方药炮制”的记载，宋代诗人苏东坡的《和陶桃花源》中，亦有“耘樵得甘芳，齧啮



谢炮制”之句。苏氏的这段佳话对后世炮制学是有影响的,如明朝药物学家在雷教《炮炙论》基础上编撰的制药专著,就将“雷公炮炙”称为“雷公炮制……”

据传,发明中药炮制技术的人乃是商代曾经做过厨师的大臣伊尹,他将厨房中经常应用的一些烹饪手法如炙、炒、蒸、煮、烤,以及常见调味料如盐、醋、酒、蜜、姜等均试用于草药的加工中,而且发明了中药汤剂,并且总结出了煎药的方法,因此据传伊尹尚著有《汤液经法》一书。中药炮制技术最早见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五十二病方》中,书简内每一个方剂下都以注释的形式列出了炮、炙、燔、熬等操作方法;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中亦有相关的中药炮制记载;中国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记述了中药炮制的基本原则,即“药,有毒无毒,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不尔勿合用也”。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中,记载了近百种中药的炮制方法,例如蒸、炒、炙、煨、炮、炼、煮、沸、火熬、烧、咀、斩折、研、锉、捣膏、酒洗、酒煎、苦酒煮、水浸以及汤洗等,可见当时中药炮制技术发展已初具规模。

据史书载,雷教所著《炮炙论》一书出自南北朝刘宋时代(公元420年至公元479年),这是一部最早论述中药制药技术的专著。然而,在南北朝以前医家用药时就已经非常重视炮制方药了,因此中药传统炮制方法并非创始于雷教时代。此外,在公元前约22世纪的黄帝时代,尚有一个传说中的医药学家雷公。由于时间推移,年代更迭,人们逐渐将雷教与雷公混同为一。例如,宋代的《大观本草》在其引用书目中称雷教著作为《雷公炮炙论》,并且这个书名一直流传至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辨正过此一讹传,他认为“雷公炮炙论,刘宋时代雷教所著,非黄帝时雷公也”。与李时珍同时代的徐春甫则根据社会上的讹传,在其《古今医统》一书中认为:“雷公为黄帝臣,姓雷名教,善医,有至教论、药性炮制二卷问世。”基于人类历史上的每一项创举均系多人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于是古人往往抽出其中杰出的代表冠之以名,以示敬仰和继承学习,故徐春甫将炮制技术的历史追溯到奴隶社会初期的雷公,可能是出于上述含义的吧?



第一章 中药炮制的起源

从历史上流传至今的黄帝和其手下的雷公、桐君二人,都被认为是对中国传统医药学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名家,汉代人们为纪念这两位历史名人,曾借雷公、桐君之名著有《雷公药对》和《桐君采药录》,可惜此二书早已失佚。从历史学的观点分析,黄帝时代尚无文字,所以不可能有文字作品流传下来,是否有雷公其人亦无法考证。因此,雷公创始中药炮制论只能作为一个历史传说,而不一定非信其有。然而,基于历史的沿革与文化的传承,直至现代中药行业内仍尊雷公为中药炮制学之开山始祖。

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发掘出来的甲骨文,是中国早期经济文化最可靠的历史资料,这些文物属于公元前 1300 年至公元前 1028 年。相关学者在研究先秦医学史料的过程中,于众多甲骨文中“似乎未曾找出殷朝人已是能够知道使用药物治病的痕迹”,这或许是因为殷朝人治疗疾病注重求巫问卜,而将药物治疗放在次要地位吧。但是,这又不能判定殷人不懂医药,那么又该如何加以解释呢?原来甲骨文中刻有“鬯其酒□于大甲□□于丁”语句,其他的甲骨文中亦常见“鬯”字。这个字的含义古《释文》中云:“鬯,酒香。”《说文解字》云:“鬯,以秬酿郁草芬芳条畅。”东汉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义》中亦指出:“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香合而酿之成为鬯。”由此可以证实,殷朝确已具备将中药材加工制成芳香药酒的操作方法了。按照历史逻辑推断,应当是先使用未经加工炮制的自然品,而后才会逐步发展为应用加工品。据此推断,殷朝有可能已在使用中药治疗疾病了。那么,使用的又会是哪些药物呢?秦国丞相吕不韦在《吕氏春秋·本味篇》一书中,记载有商汤和伊尹的对话片段,即“阳补之姜,招摇之桂”。其中所述“姜”、“桂”均为药、食兼用之品,其中所含芳香挥发性成分皆适于酿制芳香药酒。然而,从商汤到吕不韦之间却悬隔着 1300 余年,因此我们也可以对此时使用姜、桂的记述提出质疑。然而,在西周的历史神话传记《穆天子传》一书中,有周朝初年穆王西征时携带大量姜、桂前往西北的记载。

中国现存最早的医药方书《伤寒论》所载 113 方中,用姜者为 57 方、用桂者亦不少,方中标注桂须“去皮”、姜应“切片”,此举从现代药学的理论可解释为桂表面的木栓层不含挥发油或含量甚微,气味淡薄,无药用价值,所以古方中均用“去皮”桂;姜则“切片”以增大其比表面积,从而有利



于所含成分的煎出。又如,周朝《诗经》中记载的“姜”,东晋学者郭璞注为“远志也”,远志中心的木质纤维坚韧且不易“咬咀”、“捣研”,气味与远志根的皮部(即远志筒)大不同,其效用迥异。前人在长期用药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远志根中心的木质纤维系非药用部分,因此古方中的远志皆为“去心”。其他还有诸如麻黄入药“去节”(实为剔除麻黄根),石膏配方要“碎”等。凡此种对药材的加工方法,在汉代末年就已基本成熟并固定下来了,而对于中药炮制起源的求证,则应到汉代以前的悠远岁月中去加以探寻。

从现存资料分析,前人最早重视的是作用峻猛的生药。例如,乌头和附子由于植物美丽的紫堇色花朵并衬以多歧的绿叶,很早就被发现了。中国首部诗歌总集《诗经》曾记述“堇”,古代学者贾逵解释堇“即乌头也”。公元前10世纪的《穆天子传》一书中,亦有“管堇”及“模堇”的记载。公元前2世纪的《淮南子》一书中,有“天雄乌喙(即乌头之类),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之说。东汉末年的医药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应用附子的方剂就有19方,约占总方数的1/6,而且方中所用附子均是经过炮制的,其毒性已经大减、药性趋于平和。《黄帝内经》中“秫米半夏汤”方用“制半夏”,即经过加工的半夏,这是现存医学书籍中对生药进行加工炮制的最早文字记载。

总而言之,中药加工炮制这门中华民族独有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伴随着华夏古国的文明历史,经过历代医药学家的亲身实践、不断探索、充实完善,整理总结出来的一套系统而规范的传统中药学术理论体系。古人对于中药的炮制最早源于减低药物的毒性,但是药物本身往往还具有不同程度的偏性,即所谓“药性有偏”。因此,通过对中药不同的处理方法,从而使其符合中医用药的权衡,中药加工炮制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炮制”二字的含义即为:“炮”表示加热,“制”既包含制造药物之因,亦含有制伏药物的毒性和偏性之意。